

民國三十二年六月十六日出版

敵愾參考資料

第 2 2 期

日本漁民生活之困苦

軍委會
政治部
文化工作委員會第三組編印

日本漁民生活之困苦

——煤油缺乏和漁船的軍用徵發

因為戰爭，煤油被統制了，漁船被徵發了，日本漁民的生活，就陷於極大的困苦和深淵。現在對於漁船的煤油的配給率，有多大呢？可憐得很，對於發動機一馬力每月是十二加倫（軍用）燈油一加倫，機器油，三加倫。（昭和十七年）

那末，所配給的煤油，能够幾天用度呢？一馬力一天所消耗的煤油，約為二加倫半；十二加倫煤油，僅夠四天半的需要。

不夠的二十五天半怎麼辦呢？那只好把煤焦油和（？）混合起來，或者混合着那叫微蘇（鹽類之大者）魚的肝油，对付着用。所以，最近漁船內發動機，常常發生毛病，比着以前，做不了五分之一的工作。

煤油重油的價格，一加倫值七元（十七年二月，在戰前五加倫賣七角三分）。魚的價格，平均十貫又值二十八元，所得的魚價，一大半要用於油費，剩下來小半，一切食費、水費、餌費、機械用傷品費、雜費等都出在裡面，真正分配給漁民的金錢，就微之又微了。假如，有可乘十人的三十匹馬力的漁船二個月收進二千元，除去一千元的油費，再除去水費和餌費，僅百元，剩下五百元，兩支伙食和雜費，剩下的只有五分之一，即二百元。船主和船員對半分配，結局船員每人只能得到十元光景。這算收入，要養家，還要負擔國家的租稅，所以，漁民的生活困苦就在想像以上了。

因為用了代替油的緣故，機械的故障率頗高。行駛六個鐘頭，輸油管之類就要閉塞。由於油的不潔所生的工作能率的低落，是很利害的。加之，自日美海戰發生後，日本海軍，在沿海一帶到處敷設水雷，因不小心和這水雷衝突而破壞的漁船，和由於機械發生毛病，漂流進危險區域，因而遭難的漁船，非常之多。據最近被俘的漁民町野利夫兩口述：自昭和十五年春至十七年之間，船隻被雷的漁船，單九州方面，就有過八十隻，死亡了九百多人。

關於漁船的被雷，用樣本，自中日戰爭發生以來，數目不小，現在列成下表：

年次	北洋漁船隊	九州漁船隊	台灣漁船隊
昭和十二年	一三二(實)	二一六(實)	一七〇(實)
十三年	五六	一五〇	六六
十四年	八一	七八	三〇二
十五年	三〇	二四	六三
十六年	三一七	二八二	一二〇
十七年	九二	一五	九〇
合計	七〇八	七六五	八一

註：統計共二二八四隻。又此一統計是依據昭和十七年六月台灣高雄漁業組合長田村熊吉氏的報告而作出的。

現在，台灣方面，差不多已看不到漁船的影子。被炸剩下的漁船，也因無法弄到煤油，不能工作

了。
由此，可見日本漁民現在怎樣地感到煤油缺乏和軍用物資的痛楚；而台灣的漁民則簡直是毫無

(完)

關於工人生活的座談會

主席

山川

林田

——清听日本工人的不滿和要求的聲音！

諸位都在日本內地做過工來的，所以，今天想從諸位口裡听日本工人對於廠方的不平不滿和他們的要求，請不要客氣，就赤裸裸地談起來吧。

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話說，就從我開始吧。

在我的工廠（名古屋航空製作所善德製作所）裡，最感到不平不滿之處，就是工方比着工作过分低廉。不消說比起戰前來，計日工資是增加了二三成，但日常必需品却漲高了二倍，低廉的工錢總是趕不上物價的。稍微做點利工，所冷連夜裏費都不夠。近來的情形，就是打通宵，一日三餐也夠你对付，更說不上看電影之類。我們那裡（小倉陸軍造兵廠）也是因為工錢太低，大家都抱不平。曾經一次（昭和十六年七月）砲具製作部的職工五百名為這罷工了，要求增加工錢，結局在三天的被解散了。爭議歸於工人失敗。為有的被憲兵隊抓去，參加的都被開除了。其他部分的工人對於這次爭議，更沒有正面支援，但都非當地同情的。即使當時全廠職工一致行動，恐怕廠方會稍為讓步也說不定的。爭議後，對於職工的監視，益加嚴重，大家都在搖頭，敢怒而不敢言。除此之外，一般感到不滿的，主要是物資限制，強制儲蓄，強迫買公債，和娛樂時間不足等。關於物資的限制，是非常痛苦的，因為大家都一樣，也只好算了。最氣憤的是被強迫購買公債。在我廠裡，三個月一次，無論誰都非買幾千元債券不可，這打去非常之大。對於年青人娛樂時間很少。最近是不准自由到電影院撞球坊去的。急工要搞不好被發見了，便被記進像軍隊手冊那樣的工員手冊，到月底強制儲蓄金就非加倍不可。到底為了什麼在勞動呢？誰也全不明白。要說為了國家吧，還不是那末一回事。……儲蓄是強制的，每月強迫的儲蓄十五元，有眷屬的儲蓄五元。在我們廠，要支取它，如果沒有公司的證明，就說這說那地麻煩透頂，到底是自己掙來的錢呢，還是別人的呢？真說不清。

為了參攷起見，說我每月的收支吧：我平均每月有八十元（不消說利工和激應工都在內），支出是：寄宿費二十二元，健康保險費一元二角，強制儲蓄十五元，國防建設金一元，衣服費

五圓，生命保險費十元，合計六十四元；扣除之後，只剩十六元在手裡。就用這錢去買日常用品和茶品等，每月是赤字（虧空）纔出。像我是這樣的單身漢，還虧空，有家眷真是吃也不要吃了。

主席

高林君，請你說英國於歸還兵的就業情形和他們的不滿吧！

高林

參加了諾門坎之役的十四師團的召集兵，約有二個聯隊歸還來，佈滿在東京的就業線上。其中，約有二十名經過職業介紹所介紹來我的公司裡；多是沒有技術的人，工本很低，因此剛到一個月就感不平，要求增加工本，結果不到各處，大部分都歇工了。歇工時，有的帶了公司的物品出去，公司便報告憲兵隊，是因為顧全「勇士」的體面吧，事件就若有若無地過去，單只把為首的罰了十天了。現在因為加不了工本，那些沒歇工的，都給激發在工做。（東京品川日本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廠方一般是不喜歡收還兵吧，就是說當作贅累者看待吧。……

高林 一般是有這種感覺的！一個時候，由於對兵隊的一種尊敬心，各公司都很歡迎他們，但因為技術拙劣，又在我地染了些壞脾氣，和經理們的關係總弄不好。最近國內，因為可以低廉僱用技術者，對於僱用員傷的士兵，近來特別要錮肩的。替士兵着想，他們長期間出生入死，好不容易越過死線回到內地來就業，對於意外低少的工錢和長時間的勞動，懷抱不滿，也是理所當然的。可是，不平當不得做吃，所以儘管不平，幹還在幹。就是現在，關於收還兵的待遇，似乎還在神地討論着。但國民已經看慣了，也就沒有以前那樣熱心，到底還是自己的肚皮裝屁要緊。（日本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橋本君，你們工廠也有收還兵吧？

橋本

有的，也抱着高林君所說的同樣的不滿。我們那裡（佐世保海軍工廠承辦股份公司向野鐵工所），也是與其雇用沒有技術的收還兵，寧可用同樣的工本雇用優秀的技術者，對於傷廢軍人尤其冷淡。為了顧全公司的名譽，分發了來的還是勉強接受。收還兵方面對於低廉的工錢和廠方的白眼，頗多感到不滿而跑到別的工作廠去。如果對於收還兵不想想法子，真是大可憐呀。

主席 從諸君的話裡，知道了許多關於工人的不平不滿的事體；現在談一些關於他們的要求吧。再就從山川君開始如何？

山川 我的工廠，比較年輕人多，因而和兵役有關係的也多；對於出征者家屬的生活保障，是大家一致的要求；因為廠方對於出征者只給與一次過的二百五十元的津貼。光只這點錢，那失掉了工作者的家眷，除了餓死是沒有他法的。就是出征者，老惦記着留在後方的家庭，也不會拼命地幹的。其次，就是勞動時間太長；生大病痛，也放不下工作，得通宵澈夜地做。這末一來，真不曉得是砲彈重要呢？還是人的重要？。無論怎樣地緊要，還是希望把時間縮短一點。

柴山 要求是很多的，最迫切的也是希望對於征屬的生活保障，我的工廠（豐田織機股份有限公司），對於征屬給與本人月收入的六成工資津貼，但是公司方面是不會給你好臉色看的。最好是發給全薪。惦記着家是打不了好仗的。這是全體工人的希望。其次，是希望廢止特別勞動。公司就是硬把人拉出來做工，但是不良品的續出，還是成問題的。勞動还是要勞動，至少希望給本人一點自由。

伊藤 主要的要求，大家都說過了，我來說點別方面的事情吧。我的工廠（三菱重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名古屋航空製作所），有食堂，也有洗澡間，但是那些是替誰設備的，倒有莫名其妙。實際，那不是為了勞動者，而是為了公司的職員和上層職工們而設備的。到食堂時，所想的吃東西，常是被那些傢伙硬要了去；像我們這種人只能吃到丐色和餓飽吧了。這樣的日子很多，所以到工廠去沒有一點樂趣，因而歇工的也有。能够給工人這方面的一點滿足也是好的。

主席 人們對於社會方面也有什麼不滿和要求嗎？

林田 這個……還是對於物資的統制啦。連續地做了澈底和刑工，好不容易才得到解放，對於三合五勺的配給米，多數是不夠的。想我朴實別的食物，也都被統制了，不能自由地滿足食欲。大家都咬舌頭，地鳴不平。至少關於食物和衣服兩項應該切實工人感到不自由，然而這是連一毫兒現的影子也沒有。像征還兵的工人之類，在戰地有四合五勺配給米尚不夠食，驟然減至三合五勺，自然叫苦連天。反之，偉大的革命們，却在暗地裡什麼都沒有不自由，

連吃也不吃，却可能自由入手。不勞動不得食，雖然有這麼一句話，但在今天日本，勞動起來反而要餓肚子，不調整是不行的吧。

我的廠裡對於社會最感不滿的，就是亂七八糟的勞動奉仕（服務）。在工廠裡，刺工和激匠已經累得筋疲力盡了，好不容易得到解放正想休息的時候，就有特別作業——修補道路或其他的勞役分配下來，而且非去償服務不可。就是把身子分成幾個，也忙不過來。感到把人類當做機械及牛馬看待而大生其氣，是當然的呀。

謝謝，請位今天就這樣地散會。最近再找機會，詳細地拜聽諸位的意見。

戰時的大島紬

鹿兒島縣的南端，有個叫奄美大島地，是所謂「大島紬」的名產地。那裡，男子從事農業和漁業，人們專門做紡織的活計。這種大島紬的生產，都在小資本而沒有機器裝備的小工廠，作為一種手工業而用女人的勞力紡織出來的。因而這裡的女工的勞動，是男子也趕不上那麼劇烈的。戰爭發動後，日本國內的物資統制，就加給這大島的紡業以重壓。平時早已感到生活困苦的高島，這時就陷於貧苦的無底深淵了。女工的需要減少了，跟着是工資下跌。戰前的女工，從早晨五點做到夜裡十一點鐘，可以得這一圓乃至一元二角錢；現在被壓低了，最高不得超過八角五分。而且能夠找到工作的女工是很少數，其他幾千幾萬個女人，都失了業，而漂流在那國和台灣方面當娼妓的也頗不少。但是，這都是一些因戰爭把男人拉去，女人失業的窮人們的事，富人則因物資的統制而受了打，但還依然繼續着事業，而且是用減低工資和強化勞動時間在繼續其事業的。

昭和十六年二月，全島的紬工廠，因資源缺乏和經濟周轉不靈，已達到不景不國門的時候了。因為如果全部工廠都倒了，大島以後第二天起就以餓飯，所以，日本政府採用了把數十個工

廠減成一半的政策，各工廠三、四、五地合併起來，減成十三個工廠。而女工的工資，一日做十七個鐘頭，却被規定八角五分本為最高額了。可是，全島的女人對於工資削減，似乎沒有什麼不平，甚至因幸免餓死而感激涕零的也有。不消說這是因為女工們的無知識，但同時却也証實了島民的貧窮已達到不能想像的地步。

完